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五七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工作組周玉潔同志
傳達指示不從實際出發
改成份中地富乘機反攻

（編者按：在各地土改中凡訂錯了成份，或侵犯了中農以至新富農利益的缺點、錯誤必須堅決改正，但在改正時應正確的根據黨的土改政策，詳細推行調查，並先在貧農團、農會以至全村群衆中說明解釋改正錯誤的必要，以取得貧僱農民的同意，同時要防止地主富農乘機反攻，要回群衆鬥爭果實，反對一切不從實際出發，照例傳達上級指示，簡單敷衍了事的作風。工作組周玉潔同志所犯的偏向應不重複。）

（本報陝甘寧訊）子長西一區一鄉一行政村工作組新換來周玉潔同志負責，周同志來後，並未細心研究本村過去十餘天土改工作情況，即主觀地在本村提出「過去的成份訂得不對頭，要從新研究」，致引起貧僱農情緒低落，部份已被鬥爭的舊富農及惡霸則乘隙反攻，企圖打擊農民鬥爭情緒。一月十一日，該縣召開縣區幹部及工作組會議，檢查土改，地委書記李景膺同志指出若干地區不發動貧僱農，不查清階級成份，不宣傳及掌握政策，就亂搞鬥爭，以致損害部份中農和新富農利益，並號召糾正此種粗糙簡單的工作作風。周玉潔同志參加此會以後，於十六日召開該行政村各貧農小組長會議，依樣畫葫蘆地傳達了李書記的報告，並批評該村「成份訂得不對頭（指中農以上的），要重新研究」。其實該行政村過去工作基本上是正確的，致使剛被發動起來的貧僱農情緒大受影響。第二天，在全行政村的村民會議（地主富農也參加）上，周玉潔同志又依樣畫葫蘆地進行傳達。十多天來已向群衆低了頭的惡霸富農竟在會上訴起「苦」來。下郭家坪的富農張鳳高，剝削收入估其總收入百分之三十三強，其兄張鳳珠（同家）在保安處貪污公物致富，本人在去年又曾給敵人當過保長，最近被貧僱農鬥出其貪污致富部份兩窰糧食。在此次會上，他竟向貧僱農質問：「你們憑什麼訂我是富農！」並哭窮說：自鬥爭後，連吃也吃不上（實際上他家還存有三十多石糧食未刨，見了人吃壞的，背過人吃好的）。接着，舊富農張成功、馬成文，都發了言，企圖藉此機會推翻已訂的成份。到會的貧僱農們，低着頭，滿肚子的話不敢講。散會時，便咯吵的說：「現在這些人又吃開了（指富農和惡霸）！」王家溝貧農王德富在會後說：「胡科長（以前該村土改工作組同志）在時，我們貧僱農今開會，明開會，正鬧翻身哩，這兩天來了這一個同志（指周玉潔）一下鬧得我們涼渠渠的！」事後，周玉潔同志也感到不好，即準備當晚召開各貧農小組長會議，但貧僱農不願到會，都推說有事情（後來才勉強到會）。此事傳到別的村，群衆的鬥爭情緒也受到影響。十八日晚，該鄉工作組檢討工作，批評了周玉潔同志的錯誤，並派人至該村重新發動群衆，現張鳳高已經人民法庭審判，群衆情緒已轉變。

陝甘寧邊區各界
追悼李鼎銘副主席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陝甘寧邊區各界追悼李鼎銘副主席大會，二月二十五日於綏市城內隆重舉行。會場圍繞着邊區及各解放區黨政軍機關首長和群衆之輓聯，祭台正中爲李副主席遺像，兩側高懸中共中央委員會及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之輓詞。下午二時，在總隊哀樂聲中，主祭人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陪祭人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同志、聯防司令部副司令員王維舟等及參與悼念之各專員、縣長，依次入席，千餘群衆全體肅立，向靈位「在中國人民民族民主鬥爭的困難時期，抱着正義感，毅然和中國共產黨合作」（毛主席輓詞），爲人民民主事業作了許多有益工作的開明紳士，致以沉痛的悼念。

林主席號召：
發展生產保護工商業
做好支前解放大西北

公祭畢，林主席致詞稱：「正當中國人民反對蔣介石匪幫的革命戰爭將要在全國獲得勝利的時候，李副主席的逝世，是我們推進與實施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重大損失。」林主席回憶李故副主席和他合作無間相處七年時說：「李副主席是首先響應中國共產黨團結各階層號召的一位開明紳士，他熱愛我們的民族和邊區，他認識到只有實行中共的政策，實行毛主席的主張，才能戰勝人民公敵，把中國人民的事情辦好。他以六十高齡而積極的不疲倦的參加邊區政府工作，一心一意的希望新中國的勝利。」林主席號召大家以努力發展生產，保護與發展工商業，做好支前工作，解放大西北，來紀念李副主席。

習仲勳同志指示——
李副主席的道路是廣大中間階層民主人士的奮鬥方向

習仲勳同志致詞稱：「李副主席的逝世，使邊區人民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副主席，使共產黨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友人。」習同志盛讚李副主席從抗日最艱苦的階段起，一直到今天人民解放軍轉入全面進攻的時候，始終和我黨合作，以及臨終遺言，贊同土地法大綱，贊成徹底完成土地改革的開明見解，他說：「李副主席是愛國人士的代表，他的道路，指示了西北廣大中間階層民主人士的奮鬥方向。」

安副議長表示——
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去掉土地寄生虫的頭銜

王副司令員與西北教育家楊明軒講話後，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先生致詞，他說：「我們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為他人格高尚，思想進步，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在擔任邊府副主席職務中，對邊區建設工作盡了很大的力。」安副議長說：「李副主席的遺言，贊同中國土地法大綱，徹底平分土地，我也同樣贊同。中國自有封建制度以來，就形成農村貧富苦樂不均，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迄無立錐，地主不勞而獲，不耕而食，是最不合理的。今天我們追悼李副主席，應該繼承李副主席的遺志，贊同土地改革。我的土地應當交出來，只留我應得的一份，我要和人民站在一條路上，去掉這個土地寄生虫的頭銜。」會上，李副主席手創之桃鎮小學代表李長英，並代表桃鎮小學理事會提議，將桃鎮小學易名為鼎銘小學，以資永久紀念。

家屬致答詞
誓繼遺志奮鬥到底

繼由李副主席長子李振山代表家屬致答詞，他首先感謝中共中央委員會毛主席、全國各解放區黨政軍民對李副主席的悼唁。繼即陳述其父自一九四一年當選邊府副主席後，擁護新民主主義，竭誠與共產黨合作，及其工作負責的優良精神，並報告病逝經過。他說：「自去年三月間胡匪進攻邊區後，家父以衰老之身，跋山涉水，輾轉工作，積勞成疾，八月間即患咳嗽氣喘，兩耳常流血水，後經我親自治療，雖稍見效，並未痊愈，但他即返回邊府，帶病堅持工作。至去年十二月九日晚，病勢突然加重，我與聯防軍衛生部張介夫諸醫生會診兩次，診斷係患腦出血症，經再三救治，終因年老病重，於十一日上午九時和我們永別了。」李振山先生抑制着悲哀，在靈前宣誓說：「家父的死，是由於蔣胡匪軍罪惡的進犯所造成的，我們在家父靈前及首長與全體同志們前宣誓：我們將把悲痛變爲力量，我們全家已有九個人參加了革命工作，我們將永遠繼承家父遺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到底！」最後，大會通過治喪委員會的建議，在李副主席故里修碑鐫刻李副主席建設邊區的功績，以永誌不忘。

黨中央毛主席
悼李鼎銘先生輓詞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追悼大會，中共中央毛主席及各解放區皆致輓詞唁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輓詞稱：「李鼎銘先生在陝甘寧邊區工作中，作了許多有益於人民的貢獻，人民對他的功績，永誌不忘。」毛主席輓詞稱：「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時期，在中國人民民族民主鬥爭的困難時期，抱着正義感，毅然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在美帝國主義者援助蔣介石匪幫舉行反革命內戰時期，贊助人民革命戰爭，同情消滅封建制度、實現土地改革的眞正愛國的民主的開明紳士，無論過去與現在，都是中國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一份子。對於李鼎銘先生的逝世，表示我們的悼念之意。」各解放區致輓聯者，有中共東北中央局，東北行政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司令部，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中共晉綏分局，晉綏邊區行政公署，豫陝鄂行署，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中共豫皖蘇區黨委等，中共西北中央局，陝甘寧邊區政府，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及林伯渠、賀龍、王維舟、習仲勳、馬明芳、楊明軒、陳瑾昆、謝覺哉、安文欽、李敷仁、賀連城、霍子樂、高[illegible]亭、房文禮等亦均致悼詞。遠在東北解放軍司令部工作的李鼎銘次子李力果來文悼念稱：「處於今天嚴重戰爭中，我不能盡「奔喪」的古禮和「扶柩」的子職，唯有忠誠貫徹你臨終前的「完全贊同中國共產黨徹底消滅封建，徹底平分土地：保證中國革命徹底勝利」的正義遺囑。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我黨領導下，必然能貫徹你的遺囑。」

晉冀魯豫邊府
撥糧二十萬市石、
捐助陝甘寧災胞

（新華社晉冀魯豫七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鑒於陝甘寧邊區人民一年來遭蔣胡匪軍蹂躪，災情嚴重，頃撥運公糧二十萬市石，捐助該區遭受嚴重蔣災的災胞。同時，號召全邊區人民、機關、部隊、學校及個人，發揚互助友愛精神，普遍開展救濟運動，節衣縮食，踴躍輸捐，使陝甘寧災胞早日復蘇，加速打垮蔣胡匪軍。

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通告

胡健同志本月一日來信說：「在三區訂成份中……，把各階層劃爲若干層，即上中農（亦稱富裕中農、有餘〔或優裕〕中農）、中農（亦稱中中農）、下中農（亦稱次中農）；貧農分爲四層，即赤貧（有些地方亦稱澈底窮人）、上貧、中貧、下貧，有些村莊只分赤貧與貧農兩種。我們考慮這種劃法應該取消，這種劃層層辦法的根據是貧苦程度與飢餓大小，而不是根據剝削關係劃分的，按剝削關係只要分爲貧農與中農即可，可是在某些村分得很嚴，這樣劃分的結果有很大的不好處，形成部份人在思想上向「窮」看齊，或者說向底底上看齊，比如有些人寧願當個下貧不願當個中貧，寧願當個次中農不願當個富裕中農。劃得過清，會引起農民糾紛，會影響生產，因爲這不是根據封建剝削關係劃分的，其結果會模糊農民對於封建剝削的認識，加多了農民擴大生產的顧慮，一般的說到了所謂「中中農」的經濟地位，再向上發展就有顧慮了。因此，我們考慮在農民中宣佈把這些層層取消，一切農民自己的生產財富，歸於自己，沒有什麼「上中下」之分，以解除顧慮。

關於「富裕中農」這個名詞，我想也應該取消，本來在「怎樣分析階級」小冊子上是提到「富裕中農」的，但我看該文件的精神是在區分富農，雖然「富裕中農」有輕微的剝削，但他仍是中農的一部份，故可取消「富裕」二字。「富裕」二字對於農民發展生產的威脅性很大，到了「富裕中農」的人總是不放心，而其他中農貧農口頭上也常說「快夠富農了」。在訂成份中被錯訂爲富農的某些較優裕之中農，改成份後，仍叫「富裕中農」，他們很不滿意。

以上意見，不知妥否？」

我們認爲胡健同志所提意見很對。本來在中農、貧農這兩個階層中，再分上、中、下等層層是錯誤的，今後對上、中、下等層層以及其他名稱的劃分都應取消，凡屬貧農階層內的，都一律稱爲貧農，凡屬中農階層內的，都一律稱爲中農。富裕中農名稱仍可存在，但必須明確說明我們的政策，不僅富裕中農是中農的一部份，應在保護之列，即對由貧農中農上昇的新富農，亦應一律加以保護，不得有所歧視。

此外，過去一般使用的「化形地主」「生產富農」等名詞，也都是錯誤的。最近在改正錯訂成份中，某些地區對被錯訂了成份的人，在改正其成份後，仍稱之爲下了帽子的地主富農名稱，也都是錯誤的。爲此特正式通告，以上錯誤名稱，均一律宣佈取消。此後確定成份，均一律以「怎樣分析階級」小冊子爲依據。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

農民一家人富村幫窮村

山陰五區 調劑耕牛種籽幫助窮村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山陰五區較富裕村莊的農民，紛紛拿出果實幫助窮村的農民兄弟解決生產困難，大家翻身。大羊村農民拿出三條耕牛、二頭毛驢、十套羊、一輛大車、十袋山藥、一車穀草、錢一部及農具等，幫助沙陽堡村農民。泥沙村農民也拿出一部份果實錢，幫助沙陽堡村農民購買口糧籽種。西寺院也幫助了沙陽堡一條牛、一輛大車。下塞村農民拿出果實錢一部，幫助小羊村、車鄭沙等村農民。安良鋪農民也拿出十六件衣服被子，幫助小羊村的窮苦農民。西溝村農民拿出鬥爭果實錢一部，八縣營村農民拿出十五疋布，均交給縣農委會統一分配給窮苦村莊。黃家窯、于家灣村農民又各拿出十五大石糧食，交給區農委會統一分配給窮苦村莊。于家灣爲了幫助小俗岳缺衣穿的農民兄弟，竟拿出二十件衣服，經過區農委會轉發給小俗岳農會。現沙陽堡村計劃拿外村幫助的錢，除買三條耕牛後，都買成草料，準備大生產。（鍾占魁、白玉崑）

朔縣窮子頭三村 抽出粮食二十七大石 救濟揭不開鍋的農民

（新華社綏蒙一日電）朔縣利元頭區有些村莊的貧苦農民馬上就揭不開鍋，爲了救災救死，窮子頭行政村，於二月二十二日召開各自然村貧農團正副主席委員會臨，對討論幫助窮村貧苦弟兄解決口糧困難。會上決定窮子頭、井子窊、利元頭三村，抽出果實糧二十七大石（每石三百斤），幫助全區貧苦軍屬烈屬及貧苦農民解決口糧困難，進行春耕。（王濟民）

代縣東西下莊農民 幫山地窮弟兄大批衣物

（代縣訊）六區下莊行政村所屬高街，東、西下莊三自然村農民，除滿足本村農民需要外，抽出大批果實，交政府幫助山地窮苦兄弟翻身。他們三村在行政村代表會上，各村自願報出幫助果實數。東下莊首先自報抽出全村所有各種果實的百分之二十五；西下莊自報抽百分之二十；高街抽百分之十五，他們並討論決定：幫助的果實那村也不能抽壞衣服，要幫助就要幫助個澈底。東下莊代表高安茲說：山上是咱解放軍的老根據地，抗日時他們對解放軍幫助很大，老百姓都有功勞，他們又被日本鬼子燒殺的光光，都不成樣子了，現在咱應該幫助他們鬧生產翻身。東下莊幫助衣服七百二十三件，白布一百五十疋，白銀一百二十兩，和值三千四百萬元的其他東西；西下莊抽出衣服二百五十件，白布六十四疋，白銀四十六兩，和值一千八百萬元的其他東西；高街亦抽出衣服一百零五件，白銀八十兩，和其他值九百萬元的東西。現已送交政府代轉山地貧苦兄弟們。（東下莊農民通訊小組柳尙體執筆）

解決生產困難大家翻身

八專署確定貸粮發放辦法

（新華社晉中三日電）八專署於本月一日接到行署春耕貸糧指示，與該區貸糧一千大石的通知後，即於第二天召集有關幹部討論，根據八分區各縣具體情況，確定發放辦法：（一）根據災情輕重、地區大小，及生產需要，確定：陽曲四百石，汾陽三百石，交城、孝義各一百石，清太七十石，文水三十石。（二）各縣必須發放在災荒與閻匪破壞嚴重地區。（三）發放與組織生產結合，解決羣衆生產困難，組織生產。（四）邊沿區發放貸糧組織生產，一定要與對敵鬥爭結合，嚴防貸糧被閻匪搶走，開展聯防爆炸，組織搶耕搶種。最好把所貸口糧籽種寄放安全村莊，隨用隨取（五）由平川敵佔區逃出的貧苦農民願意種地生產者，應幫助其解決生產困難。（六）貸糧結束後，要清結手續，按部統計，總結檢查發放中的問題。加強組織貸糧村莊與貸糧戶的生產，並檢查貸款的用途與效果。（晉甫）

河曲閻家溝村 男女齊動手創鬧生產

（河曲訊）二區閻家溝村農民積極生產。全村人多地少，每人平均不足兩垧地，去冬臘月地一分完，便馬上開始送糞，正月初一只歇了一天，第二天就又全村動員，趕正月十五能把全村糞土送完。同時，還擠出十二個人到距村五里的呂家窯子村下窯挖炭。冬季生產，該村廿三戶人家用變工合作辦法，把二十三條毛驢組織起來跑運輸，每次只用六個人跟牲口，駝碳礦到代縣義營鎮，來回半月，除了盤費，可賺一兩個布，並節省下草料和口糧。全村闖運輸中，已新買回牛驢八頭（內有由變的個換好的三頭），還計劃再買三頭毛驢。木匠武二林虎發人劉門當，變下六隻牛工，解決了餅牛困難。原來村內只有兩架快機，因婦女人多，機子少，許多人輪不上織，後經羣衆討論，從鬥爭果實中，新製了三架快機，連原先公村的一架也拿出來，共分配給十四戶貧苦婦女織布，編成四個小組，選了專人負責領導，生產情緒非常高。退伍軍人張天保，好吃懶做，想依靠公家幫助，不努力生產，羣衆向他進行了批評教育。（孟廣昭）

山陰安榮村 鏵爐開工鑄農具

（新華社綏蒙二日電）山陰五區安榮村村民郝巍，是祖傳三輩子的老鏵爐工人，去年曾一度停工。現在春耕將到，犁耳、鏵子需抓緊製造，供給羣衆需要。但因他兒去冬參加我軍，缺一助手，又缺少炭，他把這兩種困難提出和農會商量後，經農會介紹新岱岳田喜子（有一半鏵爐技術）和他合夥，又借給燒炭六百斤，郝巍原有舊存生鐵留可應用。這樣困難都解決了，遂於陰曆正月初八開爐動工，預計鑄一爐可在正月底燒成，能燒出七百多件，每爐除成本外，可賺農幣一百六十多萬元。這樣既解決了郝巍的生活問題，又可供應農具。（張祿業、王珍、苗春）

偏關韓家畔村群衆 用豬肉換米渡春荒

（偏關訊）韓家畔行政村，貧僱農爲渡過春荒節約生產，把儲存的果實豬肉賣了換成米，韓家畔村用四隻豬，換了一石六斗九升米，都見溝村三隻豬，換米一石二斗多。劉雙娃說：「要是咱把這肉吃了，甚事都不頂，一換成米，在春荒時就能救大命！」（賈有福）

臨縣劉家山 結算軍勤工

（臨縣訊）十區劉家山行政村，從前年十一月起至去年年底，沒清算過一次軍勤工，羣衆不清楚長工短工，很不滿意，幹部派軍勤也不好派。過去派軍勤的人不識字，工賬也記不很精確，不管遠近，服一包留一個道道，有的是劃正字，有的是劃黑點。去年八月以後的軍勤工，和以前的工仍混在一起鬧不清。喂毛驢的人，由於毛驢差比較多，想用賣毛驢。去年四五月間，全行政村喂毛驢七十多頭，到冬天留下不足五十頭驢。這是根據羣衆要求，召集了各自然村的指揮部幹部、農民代表、各村書記，討論了結算的辦法，決定分兩期結算，八月以前爲一期，八月以後爲一期，一月一期總結。這根據架、參戰、代耕等大工、由行政村統一結算，爲照顧喂驢的自然村，每頭驢支一天頂兩個工。由於根缺糧，工資規定長一個工賺半升小米。在結算之後，羣衆都很滿意，並討論出了今年新的計工辦法：（一）爲好計算，規定五十里一個工。（二）三個月清算一次軍勤工，各村書記要將工賬記清楚，每次支完差要打條子向村公所報銷。（賀啓超、李九淸）

「太華山」部隊 開展五項助民運動

自己揹粮節省民工近兩萬個

（新華社晉中二日電）八分區「太華山」部隊，爲具體執行「八項注意」，改進軍民關係。特在駐地村莊開展五項助民運動：（一）幫助羣衆修補大道及橋樑，堵塞田裡小路，部隊人員於春耕開始，一律不准走田裡小路。（二）操場練兵場一律轉移於空場野外，演習時不得跑進田地糞去。（三）牲口不准往樹上拴，各單位一律釘拴牲口木槽。（四）遵重羣衆風俗，部隊人員大小便一律要到自己廁所。（五）部隊住房內壞了的鍋台炕沿，須一律修好；牆壁上掛掛包釘的新舊孔洞，一律用泥灰抹平。今後掛包一律放在自己新置的木架子上。此項運動發起三天後，部隊首長會分別到連隊檢査，有些連隊已大部實行，羣衆反映很好。該部爲減輕民負，從去年到現在，曾數次全體動員到百里外揹糧，節省民工近兩萬個。從去年十一月起，該部各單位全由自己打柴做飯，節省經費，減輕人民負担。（生本）

來電更正

總分社：

一月二十六日本報二版，呂梁總結隨軍救護工作消息，其中「火線救護與戰地醫療上組織嚴密，技術提高百分之八。」一句，請改正爲「火線救護與戰地醫療上，組織嚴密，技術提高，百分之八十骨折者，進行了護×（電碼不明）與石膏繃帶固定。」

一分社

一週戰況

解放大西北之日已不在遠
東北敵覆滅命運無可挽救

西北解放軍向蔣管區勝利進軍，解放大西北人民。一日，在宜川附近，一舉殲滅蔣胡匪嫡系二十九軍軍部、整二十七師整九十師兩個師部及其所屬四個整旅，獲得西北戰場空前大捷。中共中央委員會特電指揮此次戰役的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等將軍致賀。去年三月十三日，蔣胡匪進犯邊區，我們即指出：這是蔣胡匪自掘墳墓，加速滅亡，至今，爲時不過一年，蔣匪在邊區即已葬送了一個軍部、五個師部、十三個旅的兵力（內八個整旅），而解放軍經過最近整編隊伍及冬季大練兵運動，戰鬥力與士氣大大提高，此次挺進蔣區作戰，即獲大捷，戰果等於過去九個月戰績的一半，充分表現我軍愈戰愈強。宜川的大捷，證明全部消滅胡宗南匪軍解放大西北人民的日子已不在遠了。

東北解放軍繼續勝利作戰。上月廿六、七兩日，連克蔣匪重要補給港口營口及瀋陽東北之蔣匪重要據點新開原，蔣匪即使想自海上增援東北，也是更加困難了。而營口戰役中，蔣軍五十二軍暫五十八師在師長王家善將軍領導下的光榮起義，正說明東北蔣匪已走上分崩離析的絕境，同時也爲戰也被殲、守也被殲的蔣軍，指出一條光明大道。東北蔣匪覆滅命運是再無可挽救了，連美帝通訊社美聯社也悲鳴：「國民黨軍的命運已註定了滅亡」，「不管我們（美國）究竟化了五億七千萬或是五千七百億美元，——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配合東北解放軍的勝利，北寧路關內沿綫我軍益趨活躍。上月二十一日，冀東我軍襲入蔣匪重要據點楊村，殲敵四百五十餘名。

南綫方面，鄂豫皖、蘇魯豫皖及豫陝鄂、各區解放軍皆獲勝利。鄂豫皖江漢軍區解放軍，繼上月中旬克應山、安陸兩城後，二十二日又克漢口西北之雲夢縣城。同日，我地方武裝攻克江陵縣東南之郝馬寺蔣匪據點，殲敵二百六十餘人。豫鄂我軍則於二十五日再克息縣。蘇魯豫皖解放軍二十一日再克寧縣城。殲敵近千，並生俘蔣匪縣長。二十二日，又於商邱東之馬牧集阻擊蔣匪，殲敵一千三百餘。豫陝鄂解放軍則配合地方武裝，繼續肅清各地土蔣匪，並進行政治攻勢，在我真理感召之下，被脅參加叛亂者紛紛放下武器，向我投誠，半月內，在鄧縣、臨汝、伊陽、郟縣等地，即解決土蔣匪達五千三百餘名。

晉冀魯豫區，爲害豫北滑縣封邱延津一帶之土蔣匪及會門武裝一千四百餘人，在上月，經我地方部隊之清剿及政治感化，全部分崩瓦解，被迫及被欺騙之參加者，皆經解放軍遣送回村，與農民一起翻身分田。

（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日）

蘇魯豫皖我軍勝利阻敵
殲匪千餘毀坦克三輛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三日電）遲到消息：解放軍某部，於二月二十日在馬牧集（商邱東）阻擊戰中斃俘蔣匪軍一千三百餘名，並擊毀坦克三輛。是日，蔣匪整七五師及整八八師之一四七旅及一個快速縱隊，由北、東北、西北分三路南犯，並有八輛坦克、四十餘輛裝甲車、四架飛機配合作戰。解放軍在馬牧集東南二十里之牛王蚨、曹鎮、呂莊一綫，奮勇阻擊，自上午十時激戰到黃昏，打退敵七次猛攻，解放軍陣地屹然未動。

陝西蔣胡匪恐慌萬狀
築防禦工事作困獸鬥

（新華社西北三日電）陝西蔣胡匪幫在各路解放軍勝利的威震下，驚恐萬分。去年十月初，胡匪已將設於西安城南小雁塔近十年的綏靖公署（即長官部）及其城郊各種倉庫、銀庫，搬入城內。祝紹周在省政府紀念週上，曾宣佈每個公務員要準備三個月糧食，以作困獸之鬥。胡匪並強迫西安周圍十餘縣人民，趕挖環城河，在城周圍二十里內，大修工事碉堡，距城五里之第一道防禦線現已竣工，第二、三道即將動工興修。興平、涇陽、鳳翔等縣，也強迫全縣人力，在各縣城周圍掘壕，企圖以水環城。寶雞城內大街小巷皆已修築障礙物，並設戒嚴司令部。乾縣北西兩門，入秋後經常緊閉，僞縣長住宅旁也修起了碉堡。

蔣匪政府
再度增稅掠奪人民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綜合各方消息：蔣匪政府再度通過實行增稅，掠奪人民。匪首蔣介石二月二十七日親向匪幫「國務會議」提出新的勒索計劃，計增加鹽稅十五萬億元及烟稅四萬億元。按今年一月，蔣匪曾一度增稅，除鹽稅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進口關稅增加百分之五十外，貨物稅、捲烟稅平均增加百分之九十八，食料品稅也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征課工商業及一般消費者的營業稅率和營業牌照稅率亦均增加一倍。又息：蔣區各地關卡林立，層層敲榨。皖南績溪運猪到屯溪，相隔不過百里，需納稅四次之多，猪商大多連本賠光。安慶蔣匪幫更在修築「城防工事」名義下，加征鹽、棉花、植物油、糧食等「貨物轉運稅」。贛東各縣交通綫上，蔣匪密佈檢查站卡，糧食每石須繳稅五萬元，洋紗每件三百萬至五百萬元。徐州蔣匪幫亦在構築「一百四十里城防綫」名義下，勒索商民達二百億元之鉅。

鄧縣民兵
擊敵獲勝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三日電）上月十日，豫西南鄧縣民兵夜襲山柏冲村蔣匪據點，經短促戰鬥，將土蔣匪全部殲滅，俘人槍二十餘，民兵無傷亡。該縣民主縣政府特予通令嘉獎。

蔣美勾結狼狽爲奸
在台灣實行農奴統治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台灣消息：蔣美勾結，在台實行農奴統治。台省蔣匪當局強佔「公地」達全省土地百分之七十二，其中二、五五九、七四八公頃被組成爲「合作農場」。去年七月間，美帝即利用聯總機械與人員，在台組成「機械化指揮部」，直接控制這些「農場」。該「指揮部」總部設於屏東，另在台中、台南、高雄設立三個分區工作團。聯總美籍農藝顧問鐵樂義親至台負責訓練「合作農場」的農民。蔣匪在台並利用「公地放租」辦法，制壓農民，凡承領「公地」者，每年須向蔣匪官方繳納地租百分之二十五，其他剩餘糧食亦可隨時被徵發。蔣匪官方供認，全省承耕戶共一零七、六七一戶，佔全台農戶五分之一。至於一般自耕農的土地，也被任意強制併入「農場」。

北鮮民主人民統一戰綫
發表告朝鮮人民書

不承認南鮮傀儡政府，要求美軍立即撤退，成立人民民主政府。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平壤訊：北鮮民主人民統一戰綫近發表告朝鮮人民書，反對美帝奴役的陰謀稱：朝鮮人民並不承認美帝與非法的「聯合國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企圖建立的南鮮傀儡政府。告人民書宣稱：「由於美國政府想把朝鮮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們和朝鮮反動派一起，拒絕執行並破壞莫斯科會議關於建立朝鮮統一民主政府的決議，致使朝鮮迄今仍分成兩部份。」告人民書指出：「在朝鮮北部，政權是在朝鮮人民自己手中，各人民委員會在全體人民支持和蘇軍司令部的積極協助下，正在復興被日人摧殘的國民經濟和民族文化。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中，成百的工廠和礦山已開工，鐵道運輸和交通也已恢復，土地改革已實行，七十二萬五千戶農民已分得了一百萬公頃以上的土地，這些土地過去被日寇及其朝鮮走狗所霸佔，從前屬於日人的工業、運輸業、交通工具和銀行已收歸國有。工人和機關職員已採用了八小時工作制，婦女們亦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教育制度也經改造，全體人民都可以進學校和大學。民族文化正在北鮮繁榮滋長。人民自朝鮮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了廣泛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自由權利。但在朝鮮南部，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美軍司令部霸佔了一切權利，使用了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的朝鮮反動派和親日份子參加行政機關，從前日本警察局的屬員中，已有六千人又成了南鮮的警察隊。目前，南鮮人民正處於無權、被迫害、槍殺以及失業和飢餓的慘境中。」告人民書強調說：我們代表朝鮮北部和南部的絕大多數人民，要求美國接受蘇聯建議，立即將美軍撤出朝鮮，以便朝鮮人民自己解決設立全國政府的問題。告人民書最後要求根據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投票原則，在朝鮮各地選舉人民議會的議員，以通過憲法，成立全國民主政府。

希民主軍勝利進軍
續向雅典挺進

美國人民反對對希武裝干涉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希民主軍繼續勝利進軍。據自由希臘電台二月廿五日廣播：馬科斯將軍某部續向雅典挺進，於二月十三日晚攻克了羅米利亞地區的列區第亞城的一部份（在雅典西北九十公里鐵道綫旁）。據雅典僞政府官方二月廿五日透露，民主軍上週在摩里亞半島各地積極進攻，二月二十一日，攻克西提昂城以及帕特拉（半島北端鐵道綫上）和卡拉馬（半島南端鐵道綫上）兩大城的郊外許多村莊。在民主軍不斷打擊下，雅典僞政府之兵力，已日益枯竭，日前，反動政府已下令強迫徵集十三歲到十八歲的少年，充當砲灰。

民主軍的強大攻勢和希臘僞政府的日暮途窮，使美帝大爲焦急，一方面，杜魯門在國會大叫「幫助希臘政府對游擊隊作戰」，另一方面，實行了更瘋狂的武裝干涉，美英軍事使團與希僞政府最近會談結果，決定希作戰部隊的全部指揮，由美英軍事使團執行，而由美國負主責。同時，美帝又急派范佛力特赴希，代替勒維樂爲軍事使團團長。另據美援希使團團長格利斯伍德供認：日前「已有一百八十名美高級軍官，直接指揮希軍作戰。」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紐約訊：美國人民紛[illegible]

斯大林致函芬蘭總統
建議蘇芬訂互助協定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二月二十八日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於二月二十二日致函芬蘭總統巴錫基維，建議蘇芬締結互助協定。該函略稱：「我兩國在反對希特勒侵略戰爭中，曾受到嚴重的損害，如果我們容許那種侵略重演，我們和你們，將來就都應該對我們兩國的人民負責。我認爲與蘇聯締結互助條約，以反對可能的德國侵略，是符合於芬蘭的利益的，並希望爲了鞏固和平與安全，我們兩國間造成根本改善邦交的條件，蘇聯政府建議締結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如果芬蘭不反對，我就建議芬蘭派代表團來蘇締約；如果你覺得在芬蘭談判締約更方便的話，蘇政府將準備派代表團去赫爾辛基。」

美帝侵華活動

△美帝太平洋艦隊司令藍姆斐於上月二十五日由美抵青島後，二十六日，即偕同新任駐青美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飛南京。據塔斯社稱：彼等曾於二十七日會見蔣介石，他們談到「國民黨軍災難[illegible]

[illegible]

和災荒搏鬥的桑灣婦女

栗霖

「三八」節快到了，由今天起，本報將按來稿前後陸續刊登有關婦女工作問題的一些報導、通訊、文章。報上刊登徵求紀念「三八」稿件啓事後，接到的稿子還很少，特別是關於農村婦運的通訊報導更少。希望各地工作幽同志們趕快寫來，趕不上「三八」節日，稍遲一點也可以刊用。

——編者

興縣二區黃河畔旱災最重的桑灣村，去年春夏無雨，入秋，滿目是黃禿的山梁，莊稼根本沒有上場。只有沿河的幾十垧河灘地裏，多少收了些穇穀和蕎子，這就是全行政村一千四百多口人的唯一的食糧。

大家要求生活，要求和饑荒搏鬥；婦女們都勇敢的捲進了節約渡荒、救災救死的運動中。去秋她們把蔓菁壓製成菜，往年該壓一甕的，今年壓了三四甕，他們搜索出一切能發的大小傢具。村農會協助一些菜甕困難的，把接受了地主富農的大甕都借出來。從此，蔓菁窖和蔓菁甕就變成他們的穀囤和米甕，蒸的煮的，無論菜和飯都是蔓菁。男人要勞動只吃菜沒力氣。她們把糠穀摻釀成麵，雖少時能捏成窩窩，遇到糠多了，還要摻些榆皮。就是這樣捏成的窩窩，還是酥的拿不起來，就是這樣的窩窩，婦女們還是儘着自己的孩子和勞動的丈夫吃飽，她們整日的處在半飢餓的狀態中。

去冬土改結合救災工作，發動全村有勞動力的割黃蓍（野草），貯存黃蓍到春耕時喂牛，發放鬥爭果實糧收黃蓍也解決一部份冬季口糧的困難。十五石米發放下來，全村活躍起來了；婦女們都放下孩子上山割草，她們相信勞動的力量，她們嘆息災荒束縛了勞動。果然她們是不弱的：銀虎婆姨、喜大嫂嫂、牛大婆姨，每天都能割五六十斤，即使今春野草困難的時候，成旺婆姨每天還割三四十斤。計算一冬到現在共割黃蓍二十五萬斤（約數），支出糧秣四十幾石，中間婦女割的也有五萬斤。

再就是用紡綫來補助家庭困難，但農村織布不發達，一般婦女都會紡綫。今年災荒，使花、布價低，許多人都不願紡了。冬季生產指示宣傳下去，打破了紡綫沒利的糊塗觀念，發動紡綫。沒本錢的農會拿出棉花，紡一斤綫給工資棉花十兩，紡三斤綫就能賺二斤花，再便宜也值二升半米（六斤半），時間不過半個月，也補助口糧不少。白家窊任學玉媳婦、胡勇全媳婦就多紡下了。計劃今春還要組織織布，把僅有的幾架機子也動起來。

春天給災荒區的婦女帶來無限的希望。她們要協助男人們完成大生產計劃，希望獲得口糧籽種；她們用心喂養自己的耕牛，祝禱牠和她們共同渡過荒年，春暖冰消，風角上的婦女已開始吃上了甜根子（一種草根）。

土地改革後的災區和往年不同的就是大家克苦，再沒有地主高利貸者乘荒年來剝削他們了，更好的是農民的團結加強，能集中全力救災，在二月二十五日的區農代會上，除了對災區父老兄弟寄以無限的同情，還決定把全區貸糧，大部發放給災荒最重的桑灣。

三月三日

我們的希望

——為迎接今年的「三八」節而作

李特

鄧穎超同志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表「激底平分土地與婦女工作新任務」一文，曾指出到農村參加下層實際工作的女幹部「還遠不能滿足運動發展的需要」，認為「應有大批的女幹部去進行工作」。同時，為了實行精簡，加強前綫，更需要抽調女幹部參加各種工作去。

現在後方各家屬隊能夠工作的女同志很多，而且大多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悶，產生了不安心帶小孩的情緒。誠然，在具體環境不許可，組織還不可能想出妥善辦法解決小孩問題以前，這種苦悶和不安情緒是不好的，不對的，但是她們每人在一個或兩個孩子的身上消耗着全部的精力時間，在非常需要幹部的時候，也未必不是一種可以克服的人力浪費現象。因此我願意建議領導上，對於女同志殷切的工作願望認真予以適當照顧，先從不吃奶的着手，把零散的個別的撫育革命後代的工作，加以可能的調整和組織。

我的意見是這樣的：最近以前我到西北局家屬隊去過。在那裏已約有二十位孩子的媽媽先後調出參加了工作，她們是自找寄養對象，組織上幫助促成的辦法處理了孩子問題的。據說有些女同志，她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作別的工作，幫助能工作的同志撫養小孩，就是自己的革命工作，因此，就接受了寄養小孩的請托。如當芳同志，是個家庭婦女，有三個小孩，大的或不過五歲，最小的只五、六個月，可是這次她又帶一位參加工作的同志代養了個歲半的小孩，這個革命互助的精神和方法，我覺到是可以運用到其他家屬隊去的。

其次，就是設立小型的集體育兒機關，一切根據實際可能辦理，設備，要求不要過高，經費以小孩原有的供給為主，組織上額外添補也決不會多。根據某旅後方家屬學校成立小孩灶的經驗證明，把小孩的供給集體起來，有計劃的調劑使用，比個別的在他們媽媽跟前，用的合理，吃的好而合衛生，現在再進一步來集體管理，從家屬隊抽調一部分不能參加別種工作的女同志，作短期的思想與育兒常識的教育後，專門作育兒工作，再其餘的從事生產，我想，像這樣的分工如果辦到了，家屬隊這樣的機關可以減少，或許還可能再換出一部分男同志赴前綫或新區工作，這是完全符合精簡原則的。我認為領導上可以指定專人，精密研究，製定辦法，統一或分別試辦。

對女同志的看法上，我覺得有些女同志是有其缺點的，正如有些同志所批評的：有的在工作中確實顯得魄力不夠，缺乏經驗；有的在困難中不夠堅強，不夠吃苦耐勞，而在生活方面不夠克己，再加上生活條件的限制，於是「女同志能幹什麼」等等責難就到處聽到，甚至引起有些同志對她們失掉信心。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女同志只要能夠不斷工作，有更多的鍛鍊機會，加上領導上更多的注意培養，一定不是落後的人民長工，所以，除了我們自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努力改造並提高自己加強工作以外，還要希望走在前面的同志經常多作具體的批評和積極的幫助；各級領導上也更多的注意培養！

今後為了廣泛開展農村婦女工作，搞好土地改革和生產工作，掃除我們隊伍中輕視婦女的思想，盡可能使用女幹部，「切實培養與提拔她們，多給她們能夠得到學習和改造的機會」（鄧穎超同志語），是非常必要的。

二月二十七日

「老鄉」呢還是同志？

——土改隨筆之二

增刪

我初到興縣住下，羣衆都叫我「老鄉」，我也叫他們「老鄉」。過了兩個月，互相都熟識了，我們學着羣衆的叫法，小一些的叫小名，老一些的叫官名，有的叫老孟、老牛，有的叫主任、代表了；羣衆叫我們也改變了，叫老守、老張了。有的叫「醜前爹的」「醜前娘的」了，最近幾個月，我們叫他們同志了，二牛同志、孝良同志、……同志，羣衆叫我們又改變了，也叫老常同志、老李同志了。

有一天我和嵐縣兩個送糧的農民談話，我叫他「同志」，他馬上也叫我「同志」。我問他「我們叫同志親呢？叫老鄉親？」他們都說：「叫同志是一家人，叫老鄉就差一圪節節。」

我們以前在江西，本來都是叫同志的，但長征初到北方，以為叫「老鄉」是客氣的，所以大家都改了。後來聽羣衆叫我們也叫「老鄉」，在山西甚至叫「兵」「兵娃」「兵孩」，我感到不很好聽。從這幾個月和羣衆接近中，才了解到這是「禮尚往來」。

陳軍長號召，以後不叫「老鄉」，一律叫「同志」，很有道理。我們試驗的結果，就是軍民更相親愛。至於怎樣澈底改變，我主張從軍隊開始改一下，很快就會普遍的。

被侮辱、被損害

滿腔憤慨情無限辛酸淚

馬彥祥痛訴北平劇人所受壓迫

據天津報紙消息：北平劇人於二月十五日「戲劇節」，痛述蔣匪所加於戲劇界之苛暴。該節日紀念會上，名導演馬彥祥表示，在蔣介石統治下的劇人，「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他們有「很多淚水與辛酸」。馬氏把蔣介石的統治與北洋軍閥的統治對照說：二十年前祇有娛樂捐，去年卻被強徵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加到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勒收「城防費」、「冬賑救濟捐」、「蔣軍慰勞費」，苛雜佔門票收入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此外，還有「義務」戲和「勞軍」戲，每場要留給蔣當局八十四個位子。華樂戲院被指定留五個包廂，三慶戲院留三個包廂，長安戲院留一個包廂，本年春節還特定了「管制辦法十七條」。大會主席吳菊隱在致詞中說：捐稅太重，使觀衆減少，且物價高漲，即使場場滿座，也要賠本。

衛生常識　談談麻疹

麻疹俗名糠瘡，或出疹子，多流行於冬季。患病小兒，先咳嗽、噴嚏、流涕、發熱，兩眼發紅、流淚、發熱，第四天，先由額面頸部胸背出紅色疹子，能分出個，明疹中間，有原來皮膚顏色，四五天後，全身均出齊，熱度開始下降。如果出的不好，就發生其他病變，俗話疹子悶去了，那就是發生肺炎，熱度不退，呼吸困難，兩鼻翼隨呼吸而運動，額面紫藍，多因此致命。如果熱度按時下降，就恢復健康。

預防法：隔離病人，不使患病小兒隨便活動。已患病小兒治療法，是安靜臥床休息，多飲水，吃稀飯，屋內溫暖，空氣濕潤流通，護理得當，多能自然治癒，並無特效藥。

據老百姓的經驗，小孩患麻疹的時候，如果紅疹沒出現，可以用偏方來發表：（一）用芫荽和山楂柳各半錢煎湯內服；（二）用升麻五分，葛根一錢，南芍一錢，甘草五分煎湯內服；（三）用蘆葦根熬水喝。（如果紅疹已經出來，就不敢再喝了）。但如果疹子悶去了，就趕快找醫生。

種早田渡荒年

蘇光繪圖



閒了春，開了凍，家家戶戶快送糞；缺牛的人家朋牛喂，壞的農具快修理，種籽必須選擇好，潮濕壞了不捉苗。去年收成不大好，今年口糧很是少，春節節約有準備，春三空月餓不起。春麥大麥及莜麥，早種葫蘆豆角多，種夏田來接濟，五和六月好充飢。